第二十五战 枯萎之石

扶着安容与洗完手后，兴许是觉得搀扶着又累又麻烦，言澈竟然一把将他横抱了起来，也不管这彪形大汉一副见鬼了的表情，径直抱回到了沙发上。

此时安容与心里已经炸成了一片黑人问号——以自己一米八二的身高，和将近一百五的体重，就凭言澈这小小的身板，到底是怎么做到把自己横抱起来，还轻松走动了十几米的？奈何他现在说话都费劲，只能用眼神表达自己的震惊之情。

重新给他盖严实后，言澈大概是看出了他想说什么，笑盈盈地说道：“你的震惊不用表现得这么明显。难道你没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年轻母亲为了接住从楼上掉下来的孩子，跑出了连奥运冠军都望尘莫及的速度吗？”

又来了，言氏迷之安慰解释。安容与被逗得想笑，心想他竟然把自己比喻成心疼孩子的母亲。

用蚊子叫一般的声音问了一嘴时间后，才知道自己已经睡了一个上午，此时将近12点。言澈将他照料好后，又打算出去买午饭。象征性地询问了一下想吃什么后，却又自己给出了答案——生病的人，除了喝粥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不过考虑到发高烧的人通常没什么胃口，言澈想了想，决定买味道鲜美的虾蟹粥，并严词拒绝了他想要吃新奥尔良烤大鸡腿的小小心愿。

人生头一次觉得生病如此美好——心爱之人任劳任怨、温柔细心、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时不时摸一下自己的额头或脸，在自己睡着的时候也不会离开，就这么静静地守在一旁。

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让人忍不住沉溺其中，不断渴求着更多。尝到一点甜头后，便轻而易举地坠入名为着迷的深渊。

昏迷了一上午，此时再也没有睡意，于是便躺着看动画片，像一块望夫石似的等着言澈回来。播完两集后，总算听见了开门的声音。

这次言澈不仅拎着饭，还背着书包。日头正旺的大中午，虽然只出去了不到一小时，但T恤在胸前的位置都湿透了，在安容与看来，竟有一丝“湿|身诱惑”的意味。

在对天发誓身体已经好受很多后，安容与强烈要求自己吃饭，言澈也不再多说，将他扶了起来。一脸慈爱地看着他大口吃了几勺后，这才开口说道：“能借下厕所洗个澡吗？身上黏黏的，怕把你家沙发弄脏了。”

安容与点头如捣蒜，含糊不清地哼唧了一串“嗯”。

言澈又有些害羞地接着说道：“那啥……能借件衣服给我穿吗？”

听见这句话的安容与，直接露出了一个痴汉般的笑容，立马说道：“左边衣柜里，随便拿，想穿哪件都行。”

言澈道了谢后，便起身去房里拿了一件T恤和一条短裤，接着就去洗澡了。

慢悠悠地喝完粥后，言澈从浴室里走了出来，衣服稍微有一些大，和安容与穿着时那种狂炫酷拽的气质不同，这种黑白大字报式的衣服在言澈身上，竟显得有一种别样的萌感，就像是偷穿了哥哥的衣服似的。

言澈的头发还湿漉漉的，时不时滴下一滴水珠，安容与就这么直直地望着他，直到对方被盯得脸红，害羞地说道：“很奇怪吗？”

从痴汉凝视中被拉了回来，安容与也顾不上头疼，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咽了咽口水，说道：“不不不，很好看，真的。”

言澈的表情放松了下来，开始吃自己那份午饭。似乎是不想在安容与面前吃得太香，言澈也喝的粥，再加两个看起来就不太好吃的素饼。

饭后，依旧没有退烧的病号表示越睡头越晕，说什么也不肯再躺下了。于是言澈勉强同意让他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不过必须得裹着被子。自己则是在他旁边打开了背包里的笔记本，开始敲敲打打。无意中瞥了一眼，应该是在撰写毕业论文。

随口问了两嘴后，言澈便耐心地给他说明了一下硕士毕业论文的要求和规范。

言澈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了八千来字，据他自己形容：太水了。大部分内容都是专业术语的阐述和解释，实际上有用的章节并不多。不过那时的要求也很低，基本上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成果，哪怕不是原创的，都能轻松通过。

而硕士毕业论文则完全不一样。首先字数得保证在两万五以上，其次页数也最好超过五十，不然订成一本会显得很单薄。

创新点也至少得有一到两个，如果只是单纯的依葫芦画瓢，断然是不合格的。除此之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精致图片做支撑，不管是成果图还是算法流程图，哪怕只是用来介绍相关技术的图，都最好放上七八张。一来会显得论文充实丰满，二来也可以撑篇幅。

格式的话，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规范模板。等写好正文之后，光调格式都得费上一天。不过写小论文时已经掌握了LaTeX的言澈，自然是比用Word写轻松得多。

听到这儿，又给孤陋寡闻的高中生解释了半天LaTeX，然而讲了快半小时，小听众依然还是一知半解。言澈也不再纠结于此，继续聊了聊自己论文的进度。

因为有小论文积累下来的素材，言澈现在已经将要写的背景技术整理得差不多了。调好模板后，就可以开始填字了。

之后又稍微介绍了一下自己做的东西，发现这唯一的听众表情越来越迷茫后，便也不再赘述，放任他看动画片去了。

又无事一身轻地看了三集左右，正好看完大结局。再次量了量体温，竟然已经上升至39.1°C。言澈的表情越来越难看，病号本人倒是满脸写着云淡风轻。

大概是感觉安容与精神状态还不错，休息的也足够久，言澈提出想给他念书听。安容与心想：该不会要给我讲童话故事吧？可是我好像已经过了听童话的年纪了。

笑容诡异地同意后，言澈便去房里拿来了一本书，接着就念道：“仅由氧元素和氢元素构成的化合物，至今只发现了两种：H2O和H2O2，而仅由碳元素和氢元素构成的化合物却超过了几百万种，这与碳原子的成键特点和碳原子间的结合方式有关……”

笑容渐渐消失在面如菜色的病号脸上，凭借自己多年被亲妈拉着看韩剧聊天的经验，给病人念书的剧情绝不该是这样的。可惜对方一脸认真，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因为在暑假里已经将这个学期的数学与英语课本全部学完，所以言澈念起了化学书，正好也不太需要手写计算，好好听着背下来就行了。

于是这个发着高烧、头痛欲裂、骨头酥麻的下午，就这样与有机化合物愉快地交了心。

言澈念得口干舌燥，期间连水都喝了五大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脑子晕乎乎的，无暇再顾及其他，安容与倒是听得心无旁骛，学习效果简直达到人生巅峰。烷烃、烯烃、炔烃、苯的同系物命名规则全都记得清清楚楚，书上的练习题答得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十题十对。

言老师也满意地夸奖了他，念完这一章后，也到了晚饭时间。兴许是不忍心让他连喝三顿稀饭，才勉强同意给他带一份拆骨肉煲仔饭回来。

一天下来，光是擤鼻涕的纸都扔了满满一箩筐，鼻尖也因为频繁摩擦而破了，看起来红红肿肿的，甚是可怜。言澈出趟门的功夫，小垃圾篓便满的都要溢出了。

摸索着换了个新的垃圾袋后，打开电视切了个片，然后就像个老年人一样，边喝热水边看戏。看了两集后，言澈提着盒饭和一袋换洗衣服回来了。

他人还没走到客厅，便已经能闻到青椒拆骨肉发出的阵阵香味，原本鼻息不畅的高烧病人，此时都能感受到那股诱人的酱香。掀开锡纸盒，细长分明的茉莉香米颗颗饱满，虽然不比调味料带来的鲜香味道，但那股清新的芳香也不遗余力地挑逗着食客的唇舌。

言澈给自己点了一份腊肠煲仔饭，闻到那醇香浓郁的香肠味儿，安容与眼巴巴地望了一眼，原本只是想看看对方要的什么菜，结果人家以为他想吃，便夹了一大坨香肠到他碗里。

安容与有些不好意思，但自己碗里的菜又不好夹给言澈——害怕让他也感染风寒。言澈直说自己吃菜不厉害，眼下让病号吃舒坦了才是硬道理。

菜、肉、饭都吃完后，还剩下一圈锅巴。两人十分默契地将最美味的部分留到了最后。沾满了炒菜酱料的锅巴，酥脆度不减，还有那股浓郁的酱香味，真真叫人欲罢不能。

不过安容与吃的时候，总感觉嗓子疼，不知道是不是感冒引起的咽喉炎。但是锅巴过于美味，他还是忍着痛吃干抹净。饭后喝了口水，竟感觉嗓子里有一股血腥味儿。

收拾完饭盒后，收到了小林发来的信息。上大电竞社那边已经和老季、老狗谈妥了，让他俩来客串4、5号位，小林依然专攻3号位，中单则由分第二高的社长操刀。剩下一个大哥位，没有选分数第三高的同学，而是选了一个6300分的小神——绝活英雄海，就算Ban掉5个1号位都还有他能玩的。

因为老季和老狗都不是正规上班族，几人约好了随时线上五黑，在预选赛开始前还有20天的练习时间。不过就其他几支队伍的平均实力来看，校内赛也就是友谊赛而已，大家玩得开心就好。

于是从这周开始的勇士联赛，五人小队就得暂时分道扬镳，等国庆节打完联赛后，再强势回归。

看来眼下也只能先找路人野队或者临时看好友列表里有没有合适的队友了，所幸还有憨仔一起，配合默契的1、2号位俱全的情况下，胜算应该会高一点。

吃过药后，又量了一下体温，依旧稳稳盘踞在39°C左右，言澈已经提出想将他送医察看了。不过病号却坚持认为晚上好好睡一觉，早上起来肯定会退烧。

考虑到这时候门诊都休息了，言澈只好暂时妥协。不过他又相当严肃地表示，如果第二天还没好的话，就算用抱的，都要将这高烧病人抱去医院。

虽然白天捂着厚被子出了一身汗，但此时安容与的身体状态不允许他自行洗澡，而他也绝不可能让言澈帮忙，所以只能强忍着淡淡的黏腻感准备休息。

待两人都拾掇好后，夜色已深。言澈并没有离开的意思，在安容与的询问下，他说道：“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安心回家睡觉？今晚我就在旁边陪着你，有事儿叫我。”

听到这番话，那颗作死的少年心感动得就要流泪。自己做出这种幼稚的事来博取对方的关心与照顾，实在是太下作了。虽然生病一天不到，但他已经深刻反省——比起被言澈帮衬着、照顾着，让他费心操劳，更希望自己能早日长大成人，有能力、有资本去保护对方。

原本言澈坚持要让他睡到床上去，自己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就好，但安容与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让他再受这种无意义的苦。于是最后决定，他依然睡沙发床，言澈则睡在旁边的沙发上，这样离得又近，又不至于要硬邦邦地坐着睡一晚上。

时间悄无声息地到了十点，不知不觉中，安容与晕乎乎地睡着了。言澈写了会儿论文，开始犯困后，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表情依旧不乐观。但眼下也只好先休息，养精蓄锐，保存体力，这医院看来是去定了。

这一夜，两人睡得都还算舒服，除了半夜起来上了一次厕所外，安容与倒也没闹别的幺蛾子，心里想着没有再多麻烦人家，而稍微好受了一点。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他再次自然醒。先是摸了下自己的额头，和手的温度差不多，此时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还发着烧，不过头痛的感觉依旧没有散去。

紧接着又感受到了下半身熟悉的剧情，他心里暗啐了一句——人都特么烧糊涂了，某个地方竟然还是那么精神。

所幸言澈还睡着，他赶紧回想了一下昨日学习的有机化合物的同分异构现象，几分钟后，总算冷静了下来。

慢慢翻了个身，没想到言澈这就醒了。他径直走过来，将手放在病号的额头，重重叹了口气。将体温计放好后，便先去刷牙洗脸了。

梳洗完毕，体温也量好了，39.1°C，完全没有好转。言澈问道：“你感觉怎么样？”

安容与张开嘴想说话，结果发现喉管跟长合了似的，说不出一个字，只能摸过来手机，迅速敲下两个字：还好。

言澈只当是他嗓子干哑难受，便接了一杯热乎的温水，扶他起来就要喂他喝。没想到在喝水的过程中，刚才那股长合了的幻觉竟然是真的，因为水流进去，立刻就感受到嗓子被撑开的撕裂感。

看来昨晚吃完饭后那股血腥味儿也不是错觉，大概是嗓子发炎处被坚硬的米粒划破了，然后晚上长在了一起，喝水时便被撑开了。

没办法，只能送医了。先不说高烧不退，就是这嗓子，也够他喝一壶的。

因为不确定去医院后要做哪些测试，所以只能暂时先不吃早饭。收拾了一番后，言澈便带着他去了上大校内的教职工医院。医院虽小，但看个发烧感冒的还是绰绰有余。

一番检查后，确诊为甲型流感并发急性咽炎，吃治疗细菌性感冒的抗生素自然是好不了的。还好送医及时，不然就这么放任着发高烧的话，很可能演变成肺炎，到时候再治疗会更加麻烦。

而嗓子的情况应该是喉管上长了一片脓点，被硬质食物戳破后，形成大面积溃疡，粘膜愈合的过程中长了在一起，所以吞咽起来才会那么痛。

听到自己患了流感后，安容与真想狠狠甩自己一个巴掌，流感病毒传染性极强，万一让言澈也生病了怎么办？

“哥，对不起。”忍着撕开喉管的剧痛，安容与红着眼说道。

言澈自然不知道他发病的原因，还以为这小子是认为自己照顾他累着了才说出这三个字。正想安慰他两句好让他别多想，安心治病，就看见了推着小车过来打针的护士大姐。

大姐在推完针后，一边调整滴速，一边说道：“小同学，这两天来探病的时候啊，最好戴个口罩。这市里其他几所大医院呐，从昨天开始就接诊了上百个甲流患者，基本上都是市内各大中学的学生。咱们医院这还是第一例，一会儿估计学校就得发通知让你们勤洗手、多通风了。”

交待完后，大姐便推着工具车走了。两人刚准备聊聊，就接到了班主任打来的电话。班主任先是询问了一下安容与的病情，得知他已经因为高烧不退入院后，轻轻叹了口气，说道：“班里好几个同学和你一样，昨天早上还硬扛着来了学校，结果第一节课都没上完，就请假走了。”

又叮嘱了几句好好休息后，便挂了电话。

言澈刷了会儿本地新闻，这才知道从今天早上开始，所有中学都在校门口设置了红外线体温计测量点，每个进入学校的学生都要先测体温，没有异样的话才能进校。

疫苗也在紧锣密鼓的制作中，预计过两天就能下发到各大中学内，进行全员接种。此时上安市内几所大医院的传染科、呼吸内科，已经是人满为患。

看来病毒应该是前几日在学校里感染的，只不过那晚又是凉水澡又是吹冷风，导致免疫力下降，这才发了病。

然而安容与并没有觉得心理负担变小了，作死的是自己，险些害得言澈也生病的还是自己。看完新闻后，他又努力挤了一句：“哥，你回去吧，饭点给我点个外卖就成，这儿病号太多，我怕你被传染。”

说完这句话后，感觉到嗓子里血腥味儿更浓，那种粘膜的撕裂感，疼得他几乎就要掉眼泪——他绝对不想看到言澈因为自己也感受到这般痛苦。

而言澈只是笑了笑，过来摸了一下他的额头后，温柔地说了句：“乖，好好休息，我出去一下。中午……只能喝粥了吧？”

还想拒绝言澈的他，此时是再也说不出话了，只能默默点了点头。

帮他调好电视后，言澈便转身走了出去。刚到病房门口时又折了回来，补充道：“看着点点滴，快打完时记得按床头那个铃。我很快就回来。”